

与五步蛇打交道的巡线工



巡线路上到处是野草和荆棘,张能瑜和同事要靠砍刀开路

他(张能瑜)曾是青海省武警总队战士,转业后成了重庆电力公司长寿供电局武隆巡线站站长。8年来,他和同事们一道,守护着渝东南近600公里220千伏高压线和1200基铁塔。从大西北到现在的深山密林,对他来说只是转换了“战场”——因为在他心里,自己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位于重庆武隆的车盘山,山路蜿蜒盘旋,不少地段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如遇大雨,则山石滚落,随时可能把人推下山崖。但车盘山植被保护得好,地上是成片的野花野草,掩映在直冲云霄的松树、杉树的阴影中,藤蔓从树枝上垂下……

然而,置身其中,现实却宛若好莱坞大片中丛林探险的镜头:风景迷人,但危机四伏,野猪、野狗,不知名的蚊虫,还有盘踞在路上和树上的毒蛇,随时都会出击……

长寿供电局武隆巡线站的工作范围,分布在武隆、涪陵、丰都、石柱和彭水,70%-80%都在这样的深山密林中。

大山中的活地图

作为武隆巡线站站长,今年是张能瑜坚守在大山中的第8个年头。2001年5月,国家电网公司开始在渝东南建设高压电网,随后成立了武隆巡线站,张能瑜作为站长被派到这里。当年,他26岁。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巡线兵”。

要做好巡线站的“掌门”,熟悉线路自然是当务之急。为尽快进入角色,张能瑜起早贪黑,连续用了45天,巡查完辖区579公里线路。

最初,因为不熟悉道路,他差点被困在山上,“站在这个山头看对面的铁塔,好像触手可及,但真走起来可就麻烦了。”张能瑜记得有一次,他走到中途迷了路,完全不知身处何地,一种强烈的无助感遍布全身。他只好边抬头看铁塔的位置边往外走,“现在只要2

小时的路程,当时我用了8小时才绕出来”。巡线工有个规矩,天黑以前必须走出密林,不然危险性太大。他不敢想象若

被困其中,会有何种遭遇。

如今,张能瑜早已变身为大山中的活地图。无论你问起哪个铁塔,他都能立即说出该铁塔周边的特征;蒙上他的双眼,他便带他到一个地方下车,他能立即说出身在何处,周边是几号塔。现在,张能瑜和他的队员们,每月要把位于五个区县的近600公里线路和1200基铁塔至少巡逻一圈,甚至更多。

经常遭遇五步蛇

出门巡线,他们除了带上工具包,另外还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砍刀、木棒和蛇药。

逢林开路是常事,没有砍刀无法上路,“隔一段时间不走,路就会被草木包围”。木棒则是用来防身,击打野狗、蛇等。蛇药,每人必须随身携带两盒,并熟记自救方法。

张能瑜被晒得黑乎乎的,经常一走几天衣服不能换,再加上带的这些打狗棒、刀和背的工具包,当地村民看到他们,经常戏称“丐帮”来了。

山中,有剧毒的五步蛇,当地村民介绍,被此蛇咬一口,不出五步必致命,最轻致残。村子里曾有人被咬,虽抢救及时仍失去一条腿。

“谁不怕毒蛇?毕竟这是要命的事啊。”因此,不管天多热,他们出门都是全副武装:齐膝高的皮靴、手套、帽子,“全身包裹严实”。巡线全靠走,他们一天平均要走20公里左右山路,“每天脚被泡得肿胀发白,也不敢脱鞋子”。

时间一长,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张能瑜说,现在见到五步蛇是常事。有次,一名对他们工作颇感兴趣的同事,特意前往深山体验。刚开始,他还兴致

高昂,一路有说有笑。途经一铁塔脚下时,他们发现一条蛇盘踞其下,张能瑜立即挥棍打死;谁知一回头,一条翘首的大蛇正朝他们吐着芯子,他又是一番乱棍;一低头,双脚间隙又见蛇影……刚才还镇定自若的同事,突然撒腿跑出林外。

“其实,五步蛇很懒,只要你不惹它,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多年来,张能瑜早已摸清五步蛇的脾性,对蛇的畏惧也轻了很多。于是,天热得受不了时,他也敢在走出林外时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裤,然后一阵风冲下山。

差点失去一条腿

这么多年来,张能瑜没有被毒蛇伤到,却差点被不知名的小虫子放倒。

渝东南电网的特点是“一线牵”。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有些区县只有一条线路连接,一旦出现故障,其他线路无法支援,可能全县停电。最坏的情况是,渝怀铁路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渝东南的大山气候条件复杂,逢雷必跳闸,而一旦雷击跳闸后重合无法连接,巡线工必须进行特殊巡线,寻找故障的根源。

2006年7月29日凌晨4点,张能瑜接到紧急电话:“水湖线跳闸,重合不成功,整个石柱县面临无电可用的局面。”而就在一小时前,他们刚刚撤离白马山的火灾现场。叫醒刚睡下的兄弟,张能瑜一行趁天蒙蒙亮再度出发。

二三十米高的铁塔,要一基基地爬上去检查。直到下午4点,故障仍未发现。怎么办?焦灼的同时,张能瑜的左小腿开始红肿发胀,“像有很多针在腿上乱刺”。他来不及多想,

以为关节炎犯了。谁知,越走越疼,他不得不用当拐杖的木棍使劲敲打左腿,想以毒攻毒减轻疼痛。

这时,他还没时间停下来。由于巡线一般是两人一组,各有分工。如果一人停工,另一个就要做双倍的事:“不仅耽误时间,还大大耗费体力,尤其是在大热天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太劳累不安全”。所以,任凭同事一再劝说,他仍然咬牙坚持到最后。

次日起床,他的小腿已肿得快和大腿一般粗了,且透明发亮。然而,故障还未找到,他不得不硬撑着下床继续工作。爬铁塔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钻心的疼让他腿发抖,注意力集中在腿上,脑子也有点不受控制很想睡觉。他用牙咬了咬舌头,提醒自己一定要清醒,继续爬铁塔。

排除故障后,司机把他送往长寿治疗。一上车,他就痛昏过去。火速赶到医院的哥哥看到他的腿后,心疼得大喊:“你疯了?还要不要腿了?”医生也唏嘘不已:“他是被剧毒的虫子咬伤的,如果再拖,腿极有可能会保不住。”

愧对妻子和女儿

说到和自然的斗争,张能瑜显得无所畏惧。因为,种种辛苦,他早已习惯,“看不到铁塔,心里反倒觉得空荡荡的”。记者采访那天,山中雾气朦胧,张能瑜觉得有点可惜,“要是晴天,就可以看到对面山头的铁塔,一排,很整齐,很好看”。

对一座座铁塔倾注了感情,张能瑜对女儿却心存愧疚。自从到了武隆巡线站,他就没在家过一个真正的春节。每个

举家团圆的节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因为,他们要保证无数个家庭在用电高峰期的正常生活。再加上妻子在医院工作,作息时间也和一般单位不同,这就苦了女儿。

女儿已经快10岁了,真正呆在家的时间却不多:从1岁零8个月开始,她就被送到幼儿园全托,每周接回家一次;上小学后,她也只能全寄宿,仍然每周回家一次。

张能瑜常年在站上,和一群小伙子生活习惯了,说话向来粗声粗气。女儿常年见不到爸爸,本来就有点陌生,再加上有些“粗暴”的关心方式,女儿便有点怕他。有一次,父女俩坐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女儿捂着嘴轻轻跑回房间。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妻子从女儿房间里出来,告诉他,原来是女儿想咳嗽,怕他听到生气,于是悄悄回到房间咳。

其实,在家里他也无法安心。前年大年初六,他第一次在春节假期回家,是为了带女儿到主城区看病,晚上女儿睡着了,他却手握手机难以入眠,担心单位半夜随时有突发状况不敢关机。

“其实,每个巡线工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对得起工作,却对不起家人。”张能瑜说,副站长杨小东的家就在武隆。去年,他爷爷和爸爸相继得了脑血栓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但他却抽不出时间守在病床前。有一天他忙完工作回家,看到的是爷爷和爸爸都趴在地上,互相看着哭。原来,爸爸看到爷爷从床上摔下来,想过去帮忙,谁知,他也一跤跌在地上,站不起来。最后,变成了祖孙三人抱头坐在地上哭……

据《重庆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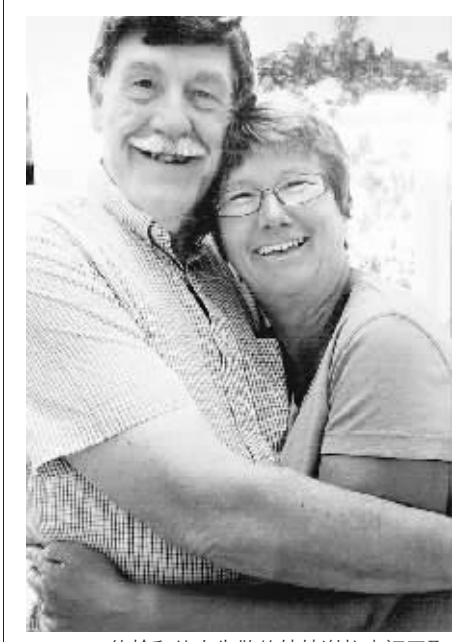
英男子57年后找到失散妹妹

英国东苏塞克斯郡贝克斯山市68岁男子约翰·赖斯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妹妹,但他却不知道她到底是生是死,因为当约翰的母亲米特尔特57年前在医院分娩生下他妹妹谢拉后,就立即将她送人收养,并拒绝透露关于她的任何消息。直到2005年,已经步入晚年的约翰突然生出了寻找亲生妹妹谢拉的强烈愿望,功夫不负苦心人,去年6月,约翰终于想方设法追查到了已经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市的亲生妹妹谢拉的下落。这对从未谋面的兄妹在相隔57年后,终于首次奇迹般地相聚到了一起。

刚出生就被送人收养,兄妹俩分离半个世纪

据报道,现年68岁的约翰·赖斯是英国东苏塞克斯郡贝克斯山市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亲生妹妹,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他却一直不知道这个妹妹到底是生是死。约翰称,当他10岁时,他母亲米特尔特突然怀上了身孕,约翰回忆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很羡慕朋友们拥有好多兄弟姐妹,并渴望自己也能有个可以一起玩的弟妹,所以当母亲宣布她怀上身孕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当米特尔特前往医院分娩时,约翰在家中 and 姑妈呆在一起。可是当米特尔特几天后从医院回家时,她却两手空空,怀中根本没有新生女儿的身影。约翰回忆说:“妈妈从医院回家的那天,我兴奋地在家等待她,我渴望见到我新出生的妹



约翰和从小失散的妹妹谢拉幸福团聚



4岁时的谢拉

妹,可母亲却空着手回了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猜测妹妹可能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人提到过她,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敢问任何问题,她成了我们家中的一个禁忌话题。”

白发老人半世纪后苦寻亲妹妹下落

事实上,由于当时生活拮据,当米特尔特生下女儿谢拉后,就立即将她送人收养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中,他们再也没有在约翰面前提过这个从未谋面的妹妹。约翰的父亲艾里克·艾尔弗雷德·赖斯在1972年离开了人世,约翰的母

亲米特尔特也在10年前去世,她将关于女儿谢拉的所有秘密都带到了坟墓中。

约翰成年后和妻子玛丽结了婚,夫妇俩过着幸福的生活,并生有两名儿子。然而3年前,一封同父异母妹妹寄来的短信,却让已经步入晚年的约翰突然萌生出了寻找亲生妹妹谢拉的强烈渴望。2005年,约翰收到一封信询问他父亲艾里克是否还活着,约翰回忆说:“这封信就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我猜想这不是我从未谋面的亲生妹妹寄来的信。”

然而约翰回信后才发现,写信人并非他的亲妹妹,而是

一个同父异母妹妹。约翰说:“我被告知,我的父亲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婚外恋,并生下了3个另外3个儿女,所以我拥有3个同父异母妹妹,我得知真相后彻底惊呆了。”和同父异母妹妹获得联系的经历,让约翰更加坚定了寻找亲生妹妹的决心,他决心查找谢拉到底是生是死的真相。

相隔57年终于找到亲妹妹

2006年,约翰和他母亲当年分娩的医院进行了联系,并查找了他从小长大的伦敦东哈姆地区附近的所有公墓地,却可并未找到一个姓赖斯的女

婴在当年被埋葬的任何记录。不过,在斯特拉特福德登记办公室的帮助下,约翰终于找到了他妹妹的出生证,出生证底部还印着“被收养”的字样,约翰回忆说:“这么多年来,我终于第一次知道了我妹妹仍然活着,我开始相信,我终有一天会和她相见。”

在英国收养慈善机构NORCAP的帮助下,约翰终于在2007年6月追查到了妹妹谢拉的下落。据悉,谢拉5岁前一直生活在距约翰家20分钟车程的地方,但她5岁后就跟随养父母移民到了加拿大,如今谢拉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市,NORCAP慈善机构先是通过电子邮件和谢拉取得了联系,问她是否愿意跟一名亲生哥哥进行联系,谢拉在回信中说出了她家中的电话。约翰和谢拉交换了几封电子邮件后,就开始打通她家的电话,当约翰打电话时,他的双手都在颤抖,因为这将是他57年来第一次听到亲生妹妹的声音。约翰说:“我感到一切就像梦一样,不过听到谢拉的声音后,我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在电话中说个不停,就好像我们认识了好多年一样。”

以为哥哥生病要她“捐赠肾脏”

谢拉对记者说:“我14岁时,父母就告诉我我是被收养的孩子,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哥哥,但我从来没有多想什么,我的养母称她老是生活在担心,她担心我的生母米特尔特有一天会将我索要回去。”

谢拉称,她不明白哥哥约翰为何会在相隔57年后才突

然来寻找她,一开始她甚至怀疑约翰穷困潦倒,想从她这儿借钱;或者他生了重病需做换肾手术,希望同胞妹妹能向他捐赠肾脏。谢拉笑着说:“但我们刚在电话中交谈后,我就体会到了一种真正的兄妹亲情,那是一种血缘的联系,我们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兄妹失散半世纪首次幸福团聚

2007年8月,约翰带着妻子玛丽和14岁的女儿安娜飞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市和妹妹谢拉见面,这对从未谋面的兄妹在相隔57年后,终于首次相聚到了一起。约翰说:“我立即在接机的人群中找到了她,因为她长有和我母亲一样的褐发、一样的蓝眼睛、一样灿烂的微笑。那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相聚,我们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谢拉回忆说:“我们见面没几分钟,就发现我俩具有相同的笑容,我们还注意到,我俩甚至连一些怪癖都一样。当我们说话时,我们都喜欢抱着双臂或用手摩擦指尖。”

今年7月,谢拉又和60岁的丈夫休飞到英国和哥哥约翰一家重聚,他们一起重回伦敦东哈姆地区探望了母亲的墓地,探访了谢拉当年诞生的医院。谢拉说:“约翰真是一个完美的大哥,我为拥有这样一个哥哥感到骄傲。和他见面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计划2009年和约翰一家一起共度圣诞节。”约翰说:“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我曾经盼望的妹妹,现在我感到幸福极了。”

木子